

本期特稿

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

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当前，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并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形成较大支撑。加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路和发展路径，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作用。

陈文玲

我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刻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但进入新常态绝不是意味着经济要走下坡路，而是意味着新旧的经济形态会发生变化，经济的新旧动能会发生转换，经济的新旧规则要逐渐替代。要在经济新常态下寻找新动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挖掘新的增长潜力，开拓经济发展的更大空间。

从实践和理论层面科学认识“新经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新经济”写入其中。认识“新经济”，探讨新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爆发力，不仅要现象，更要看实质；不仅要看到这些发生在市场上纷繁复杂的变化，更要看它的理论内涵。当代的世界经济，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实体经济，一种是虚拟经济。互联网把这两种经济形态连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实体经济。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要把互联网简单地看做是虚拟经济，它用技术手段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新的实体经济形态。而这种新的实体经济形态，是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两大经济形态的链接，即当代世界经济呈现的“新经济”形态。

如今，世界经济正处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技术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变革，它们共同构成了信息时代的经济社会大变革。旧有的体系、规则、价值观和经济形态正在动摇和演化，新的体系、规则和经

济形态正在重建或生成。

“新经济”的出现与勃兴，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互联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项20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已经渗透到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各个角落，改变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运转方式，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前几次革命都是技术性的革命，它引发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一次革命，是一项综合性的、渗透性、爆发性的革命，是以技术革命带动整个社会变革，使人类社会上历次革命得以延续、得以提升，它的作用和渗透力远远超过了前几次科技革命。互联网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必将引发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思考与重塑。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信息的传输、交换、储存方式，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变革，其所开创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方式，很可能动摇过去二百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到研究范式都将面临重建。

“新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将出现四大变化

第一、经济形态方面形成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两大形态，而互联网把它们链接了起来。

第二、从世界经济的表征来看，形成了一种网状形态，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还是实体的公路网、铁路网、港口网、店铺网，更多的经济存在体现为一种网络状态的存在。这就使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即在这种网的状态下，用网的链接把人类



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

第三、互联网改变传统业态将成为广泛存在。信息和其他产业交融，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引领性力量，从重塑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组织形态演进、改变产业市场结构、提升产业市场绩效和调整企业组织形态等纬度，深刻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组织演进。由此将形成五个下一代业态，即下一代制造业业态，主要特征是智能化、柔性化、服务化、即时传输、流程再造；下一代贸易业态，即E国际贸易与其他贸易形式并存，并成为主要贸易方式；下一代服务业态，即服务智能化、需求个性化、移动互联网成为消费主流；下一代农业业态，即订单生产、信息可追溯、农村电商成为主渠道；下一代大数据集成商与市场交易业态，即大数据存储、大数据交易与消费、数据生产和增值。

第四、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在制造业产业存在的状态上，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使得制造业不再是在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几个工厂的叠加完成制造过程，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的链接、价值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还有一个链，就是因为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最大的变量。信息在流通中的规律与任何商品不同，它的使用次数越多，价值就越高，而其他商品，当它完成交易过程被消费的时候，就走到了它的终点。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被使用的价值、流通的频率而增加的。因此，它才把若干的制造业变成一种链状的存在。一个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它在这个链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未来“新经济”的发展图景

未来的“新经济”将会对各行各业产生巨大影响，这里主要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大的层面，描述一下未来“新经济”的发展图景。

环顾全球，现在已经有了“德国制造4.0”、美国的“互联网工业”“中国制造2025”。前不久中德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共同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和互联网化，就是要对接两国制造业。到2025年的时候，就是整个制造业业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届时我国制造业一定是智能化的、柔性化的，一定是即时传输，一定是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全过程服务化的。

不仅制造业的新业态会和传统制造业完全不同，还会产生下一代的贸易业态。阿里巴巴提出“E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跨境电子商务用于国际贸易。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这四种贸易形式是当前主要贸易形式。我认为未来最有生命力的是“E国际贸易”，这种贸易方式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大高于其他四种贸易方式的增速，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贸易方式。

下一代的服务业态，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来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服务业态的智能化、需求的个性化、移动互联网化和基于这种移动终端的消费需求，将决定消费市场的集成，并将成为消费的主流方式。

下一代的农业业态也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农业会形成订单农业，会使食品安全成为业态革命的方向。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全过程信息的透明化和可追溯体系，将使农业业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农村电商将成为农民买卖的重要流通渠道。

此外，还会出现下一代的数据集成、协同的新业态。未来大数据的存储、大数据的交易、生产和分析将形成巨大的交易市场。谁占领了数据协同集成和交易的高端，谁就能创造巨大的数据消费需求。前一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受国务院委托，对长江经济带战略进行第三方评估，在我国十分偏远的省会城市——贵州的贵阳，我们看到了大数据基地、大数据交易中心，年交易额已经超过百亿。阿里巴巴的后台、腾讯的后台、百度的后台，十几个最大的数据服务商的后台处理器都在贵阳。所以，我认为，大数据的集成和数据的交易，将使大数据的业态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不是现在一般的数据处理。

充分释放“新经济”的能量

李克强总理曾作出判断，“只要我们对‘新经济’充满信心，就会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冲刺”关键期。能不能如期完成“十三五”预期发展目标，对于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分关键。在这期间，充分释放“新经济”的能量，新经济将与互联网发展相互促进，必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一，会把现实购买力和潜在购买力发掘出来，在满足即期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发掘潜在的消费需求，用供给侧的改革创造未来崭新的消费需求，并将这种隐性的、潜在的、被供给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第二，新基础设施、软性设施将成为未来最大的投资需求。有形的硬的基础设施基本投资饱和之后，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软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即云（服务）、网（“新经济”形态的网络化的分布）、端（移动终端）。

第三，制造业会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集中式、大规模的生产

方式将走向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化的制造流程。我在佛山调研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家具是先生产，在十几公里长的家具市场展览销售，然后消费者去购买。现在“互联网+”的家具生产，是成立若干个设计中心，成为一个平台经济，这个设计中心可以请国内设计师、国外设计师设计，同时拥有云服务提供的大数据，消费者告诉企业在哪个楼盘，企业马上可以给出家具的设计图，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换人设计，消费者也可以自己提出设计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服务是免费的，但是一旦形成了某种固定的需求，商业定制就开始了。从这个例子看，互联网将改变原来柔性的矩阵化管理方式、垂直化的管理方式，形成信息化的、即时化的管理。互联网为中国制造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迈进提供了平台与支撑，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将引领制造方式变革。在线采购、线上线下协同营销、产品服务化、平台化交易等改变了制造的商业模式，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将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垂直化、矩阵化的管理方式将逐步被更加高效的扁平化、信息化、即时化的新型企业管理方式所取代，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将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

第四，对国际贸易和流通的影响会非常突出。互联网通过改变信息获取、展示、连接的形式，推动整个社会向新一代国际贸易和现代流通体系加速演化。它的演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线上线下流通立体化、混沌化。二是会出现若干新型公共服务平台或者准公共服务平台。O2O通过全渠道、场景化推进流通市场业态向“消费主权”时代迈进；社群、微商、社区化服务等关系型销售网络和共享经济快速发展；C2B定制将进一步重塑未来的流通体系；互联网跨境电商变革外贸流通服务业，出口链环节缩减将带来跨境贸易的零售革命。

第五，服务业态变革加剧，体现在酒店、餐饮、医疗、健康、养老各个方面。在旅游行业，移动互联网让旅游和酒店消费更加便利，满足了消费者即兴、临时的旅行住宿需求。移动互联网创新“场景化”营销渠道，互联网开启了酒店和旅游资源线上直销渠道，新的去中介化的营销渠道和模式不断出现，让“用户至上”成为企业生存的基本市场竞争逻辑。在餐饮行业，以互联网为依托，创业者开始对餐饮行业的运营模式不断创新，外卖上门日益流行，远程排队和基于位置的餐饮服务日渐增多，“点评”与“分享”成为营销引流的重要手段。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高端声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抓好五大体系建设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任务和内在要求。总体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的中国社会治理及其社会状态，将会呈现“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信用社会”“法治社会”“健康社会”“幸福社会”“社会治理现代化”七个方面“更加显著”的建设成效。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需要着力抓好五大体系建设：一是着力构建民生保障体系，这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二是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三是着力强化社会信用体系，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四是着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这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五是着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这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必须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

总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将呈现更大的进步，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将有明显提升，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将达到更高的水平，并进一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

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违法建设是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痛点。违法建设越多，规模越大，拆除的难度自然也大，拆除引发的纠纷矛盾也越多。如何从源头上减少违法建设，如何降低拆违的难度，从根本上防范此类纠纷发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违法建设之所以屡禁不绝，既有相对人无视法律、规避政策、非法牟利的原因，也有监管机构职能划分不清、履职不到位，甚至失职渎职的因素。因此，从源头上减少违法建设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中央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全面清查并处理建成区违法建设，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实现这一目标，需改革建设项目的审批和执法体制机制，明确违法建设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程序，抓住重点、减少增量、消除存量，从源头上遏制违法建设。整合建设项目的审批和执法机构，明确监管职责，防止监管推诿塞责；区分违法情形，明确违法建设的认定标准；加快监管机构的查处程序和救济程序，赋予监管机构采取即时强制措施的权利；扩大政务公开和公众参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建设。

世界评级体系背离经济发展规律亟待改革

在北京举行的由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与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联合主办的世界信用评级论坛上，世评集团董事长关建中表示，世界经济治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最直接原因，是国际评级体系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未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数据可以说明了当前世界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1998年至2008年，美国的国家总债务增长了12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1.9%，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71.1%增长为289.0%；全球债务增长了114.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1.7%，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28.4%增长为242.4%。这说明世界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债务大幅增长基础上的，西方评级没有把世界信用资源引入有财富创造能力的经济体，导致信用资源占有与财富创造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使评级成为掩盖信用风险的工具和世界经济治理的破坏力量。防止世界经济这一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办法，就是管理好债权人、债务人构建起来的信用关系，而管理信用关系的抓手就是正确评级。

相关链接

加快推动新旧经济融合是当务之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在《新华每日电讯》撰文认为，中国经济要增长，不能没有传统经济，也不能没有新经济，但更不能出现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相互撕裂的格局。促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不仅是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责任，也是传统经济主动作为的方向，更是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的基本导向。通过融合打造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经济实体”，才能闯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效释放增长潜力，需要配套推进一系列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但首先要从理念方面尽快破除一个认识误区——有人认为，近几年实体经济不景气与新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效应，加速了传统经济衰败。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还坚持这种陈旧的理念，对经济增长恐怕有弊无利。

当前重要的不是争论新经济是否摧毁了传统经济，而是尽快寻找一条推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的有效路径，既发挥新经济优势，又推进传统经济升级换挡，打造“新经济实体”。这是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方面，要客观承认并看到，新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可避免。未来的新经济，制造服务化是“必然所在”。未来30年，可

能还会继续使用汽车、鞋子等有形物体，但这些产品会变成服务和流程。以此来看，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电商等，不过是新经济的初级业态。对这一初级业态不能适应，并且把它与传统经济对立起来，结果很可能也是成功地把顾客变成敌人。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排斥制造，更不意味着产业空心化。以制造业为例，我国目前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重要根源之一在于过去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在外部市场萎缩之后产能难以消化。推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就是要以需求为导向加快资源配置，发展订单生产等。而这既不能排斥新经济，更不能退回到非市场经济中。

事实上，有新经济的引导，有传统经济的转型需求，两者完全可以融合起来，释放出新的增长动力。目前，各方高度关注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推进新旧经济的融合，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以取代传统的动力，恰恰是保障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之一。

从现实情况看，我们也有条件推进这一融合。当前几大电商巨头如“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已不仅仅是电商企业，更多地成了商业生态中的基础平台。这表明，很多新的市场主体正在探索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助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